

兒童集體的教育

蘇聯教育叢書

第十九種



B.M.西雅也夫著 徐中平譯

作家書屋

兒童集體的教育

蘇聯教育叢書
第十五種



蘇聯教育叢書 第十五種

人民教育出版社

蘇聯教育叢書 第十九種

兒童集體的教育

B·M·西雅也夫著
徐中平譯

一九五四年版

V. M. СИНЯЕВ
ВОСПИТАНИЕ ДЕТСК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3

兒童集體的教育

著者	B. M. 西雅也夫
譯者	徐中平
出版者	作政書屋
	上海(9)延安中路600號
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者	洽豐印刷所
	上海(9)大通路546弄51號

字數107千字 類別：教育	1954年11月第一版
開本762/1067% 印張3%	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5.000元	印數1—1105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二三號

譯 序

本書作者是西雅也夫，於一九五三年由蘇聯兒童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內容為作者的教育經驗的實錄。作者在一個七年制中學裏，根據和運用馬卡林柯關於通過集體和依靠集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學說，改造了一個非常麻煩的班級。

原來在這個班級——六年級丙班裏，有許多頑皮和淘氣的孩子。不僅他們自己不在課堂上好好聽課，而且還胡鬧和搗蛋，在上課時放紙鴿和彈橡皮筋，妨礙其他同學們的好好聽課。因此，教師們多半主張要嚴而又嚴的對付這些頑皮孩子們，甚至主張要是沒有家長親自陪來，就不讓這些小搗蛋鬼們進學校裏來。也就是說，要通過家庭，使家長負責起來，把孩子們的品德教好。

這裏，發生了一個兒童教育上的極嚴重的基本問題。

教育和教養新的一代的兒童和青年，尤其是落後的頑皮的兒童和青年，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和方式？

本書作者堅持馬卡林柯的教育原則，認為正確的教育方法，應該是教育整個的

兒童集體。只有在學校中、在班級上建立了一個堅強的集體，才能依靠集體和通過集體，來改造集體中的個別份子的落後品質。作者就是秉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教育的方針，來着手改造他所担任班主任的落後的六年級丙班。

但要在這樣一個落後的班級裏建立一個堅強的集體，確乎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作者在六年級丙班着手找尋積極份子，要他們負責阻止頑皮份子的胡鬧時，聽到的回答是：「既然不服從老師，難道他們會聽我們的話嗎？」

然而，作者堅信馬卡林柯的教育原則的眞理性，終於以積極份子作爲骨幹，建立起一個班級的集體。通過集體的力量，不僅逐步改造了原有的頑皮份子，而集體本身也日益成爲更團結，更堅強。在作者担任班主任一年之後，這個一向被教師們視爲最無辦法的班級，成了學校中的一個模範的班級。

本書記錄了作者如何改造這個落後的班級的艱苦奮鬥的過程，對於我國的人民教師具有極強的啓發性。通過本書，我們的人民教師可以學習到許多蘇聯教師在教學和教養上的先進經驗。

作家書屋編委會

(一九五四年九月)

目次

譯序	一
一個困難的班	五
尋找積極份子	一九
編組小隊	四三
列貝直夫作報告	五五
課外時間	六六
集體鞏固起來了	七〇
教務會議上的教育問題	七四
爲全體及格而鬥爭	八二
第一批青年團員	一〇一
沒有一個人淘汰，沒有一個人留級	一二四
朋友們又會面了	一二四

黃雀	一三六
三個集體的團結一致	一四八
省略掉的一些日子的經過	一五九
你希望從事那一種職業？	一七二
交流教育經驗	一七四
青年團員出來搭救	一九〇
圓滿結束	一九六
結語	一九八

一個困難的班

到彼洛沃第五小學去，現在並不怎樣容易通過，尤其從夫耶索夫卡方面走。在小學與村莊之間的曠地上，簡直是親眼看到一個磚牆住宅的小村子長成起來了。

到處都響着蜘蛛形掘土機的刺耳的轟轟聲，掩蓋了來自一座明亮的、二層樓的建築物中的兒童們的響亮嗓子，這所建築物的門上掛着一幅引人注目的紅布，上面寫着：「歡迎！」

這裏有在教室窗下的整齊的直行的楊樹，也有秋季色彩鮮豔的花壇，也有排球場，在這個學校小天地裏，四週都圍有金黃色的院牆，它在雜亂無章的土堆和建築木料之間，好像是佈置得很好和舒適的。

儘管有中午的炎熱，年齡較大的孩子們還是在運動場上狂熱地追逐着帶有彈性的足球。年齡小一些的隨着一些紙鴿奔波着，紙鴿輕輕地飛到碧藍的天空去，又徐徐地降到地面來，引起了年幼航空家們的歡樂叫喚。一年級的學生玩着球戲，一個跟一個地跑着。

在陽光明豔的日子裏，緊靠小河的岸邊，富有生趣的成羣的小魚在跳躍着。

此刻，我突然想去捉一個不管怎樣活潑的蟬螂來，把它高高地拋到上空去，正像我在童年時做一個光腳小孩去捉靈活的小魚一樣。

可是，五年級的新生們圍住了我。他們的不熟悉的環境和那生怕他們會長得很快而做得過份寬大的新衣服，都使他們感到了拘束，變成不平常的穩重樣子了。

在很禮貌地問好之後，他們問道：

「今天你將對我們讀些什麼嗎？」

「一定的，」我和藹地回答。「『青蛙公主』」

不會看不出來的，他們的眼睛是怎樣快樂得發光呀。

我經常留意着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教師們，要比其他職業的人們也許會更愛自己的勞動呢？這大概是由於孩子們的眼中發出一種懷有謝意的、鼓舞和呼喚人們前進的光輝之故吧。

*

*

*

在有綠寶石色的護壁板和雪白的天花板的
新修教室中上課已是第二個星期了。
我一天比一天關懷着自己的新生們，當他們專心一意地一起用鋼筆寫得吱吱發響時，

便會無意地去欣賞他們。在所有這些日子裏，我還從未有一次提高過嗓子。這是很好的徵象。小學每年畢業出來的學生愈來程度愈高和組織性愈強了。

可是，在教員休息室中突然開始議論着一個困難的班。去年負責五年級丙班的И·Ф·伏羅尼娜已回家鄉去，這一班有一段時間是無人負責的。曾經如同孤兒似的這班六年級學生的新任教師是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屠曼諾娃，她還完全是一位剛在大學畢業的年輕姑娘。她說，當她上歷史課時，聶達票庚和自己的隣座學生奧爾辛也夫在下象棋。他們玩得這樣津津有味，以致瑪麗亞·巴甫洛夫娜中斷了講課，走到他們的面前，他們都還沒有聽見。她把棋子弄亂，要求把象棋拿掉。但聶達票庚不肯服從。他大聲喊着：妨礙了他下一步把對方將死，他想把棋子再排列起來。奧爾辛也夫却無意再玩，於是他們爭吵起來了。四周都引起哈哈大笑。

由於吵鬧的緣故，校長走進了教室。知道了怎樣一回事之後，維泰里·尼古拉維契把遊戲者的象棋拿走，並吩咐他們兩人第二天同家長一起到學校中來。

「嘿，同這些頑皮孩子一起你是夠苦頭吃的，」三年級一個女教師瑪麗亞·尼古拉夫娜先嘆了一口氣，然後以母親般的憐憫心，向瑪麗亞·巴甫洛夫娜的嬌細身材看了一眼，說道。「你應該請求到女子小學去。」

「對女孩子們我是受不了的，」屠曼諾娃帶着輕視的神態回答着。

「啊，她倒是一位有個性的姑娘，」——我心想着。

大家都以疑惑和好奇的心情看了一眼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她感到不好意思，在她微微發熱的玫瑰般的臉上，明顯地現出二個櫻桃般的紅暈。

「你們或許是會覺得奇怪的，」她解釋說，「但我在童年時期從來不曾有過一個真正的女友。有過的祇是一些多嘴的、胆小如鼠的和愛哭的女孩子。我只喜歡同男孩子一起玩。他們固然是頑皮的，却是很聰明、勇敢和講友誼的……因此，我一定要在男孩子的小學中工作。」

每一個人都已明白，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在童年時期曾碰巧沒有良好的女友，但是誰也沒有對她說明過這件事。大家，尤其瑪麗亞·尼古拉夫娜，都關切地瞧着這位姑娘，她現在好像是非常端正而美麗的，因為我們自己也曾經是男孩子學校的擁護者。

當我走進自己五年級班裏去上課，看見孩子們恭敬地站起來，靜待着問好的時候，我無意中感到高興：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是像聶達票庚和奧爾辛也夫一樣的放肆呀。我在夏天已經稍微認識了這二個下棋的淘氣孩子，當時正是幫助他們和其他

學生們準備秋季補考。

同在這一天，校長突然叫我去見他。當我走進辦公室時，維泰里·尼古拉維契從桌旁站了起來，很有禮貌地和我握了手。然後，他整理了一下灰色衣服上的勳章帶子，客氣地請我坐下。根據禮貌的招待，便可猜到談話所將涉及的不會是愜意的事情。果然是這樣的。

「你必須把自己的五年級讓給屠曼諾娃，」維泰里·尼古拉維契馬上提到問題的本質，「而接受她的六年級丙班。」

「六年級丙班！」我無意地喊了出來。

「是的，六年級丙班，聶達票庚在那裏鬧得不成樣子了。必須對他和他的同伴們好好地做一番工作。」

「可是，亞歷山大·米海依洛夫娜在那一班教俄文已經第二年了，」我驚訝地說。

「把她也調到五年級去。我也知道，這一切並不完全正常的，」校長回答說，一面摩擦着太陽穴並沉思着，好像要再度運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去找出另一條不管什麼樣的出路來；可是，大概是徒然的努力吧，他還是以銳敏的碧色眼睛注視着

我。「喂，請你設身處地爲我想，」維泰里·尼古拉維契以毫無官腔的和誠懇的語調說着，「你在這種情況下將怎樣去處理呢？」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顯然，他認爲我的沉默是一種同意的表示，他高興了起來，在他刮得潔淨的臉上發着光亮。

「商量好了吧？一切都明白了嗎？」他簡單明瞭地問道，以贊同的心情微笑一下，閃了一閃自己異常美麗的珍珠般潔白的牙齒。

儘管捨不得離開自己安靜的勤勉的五年級學生們，我却找不出使人信服的理由來拒絕接受六年級丙班。

但是，好像跌落在水中的人拿到一根稻草一樣，我還是表示了一次最後的不同意。

「那末，我們不會使瑪麗亞·巴甫洛夫娜難堪嗎？她這樣熱情地工作着差不多也有二星期了，如果幫忙她，她自己也許便能担任得了自己的這一班吧？」

請了屠曼諾娃來。她想了很久。在她嬌弱的臉上又顯出了二個櫻桃般的紅暈。「承認胆怯我是感到痛苦的，」她以動人的不安心情說着，「但我怕不能指導

六年級丙班。因此，我不但不反對，而且請求你們給我五年級。這樣對於工作是會好些的。」

*

*

*

第二天正二點鐘，我以堅定的步伐走進自己的新班中去，儘量地用裝出來的自信心來掩蓋自己的胆怯。

孩子們覺得很奇怪，用喧鬧的呼喊做了見面禮。我宣佈說，從今天起我將是他們的俄文教師和班主任。喧嚷聲更厲害起來了。後面課桌椅上誰的呼呼的低音更是壓倒了一切。我看了一眼，馬上知道是聶達票庚，他的頭髮蓬鬆的腦袋，長得很低和不知怎的灣着的，因此，他老是帶點斜視和睨視。在他久未洗過的襯衣上沒有一個鈕扣。同他並排坐着的是彼得洛夫、雷賓、奧爾辛也夫，——一句話，整個花束都是秋水仙花（意即「都是些寶貝」——譯者）。

「愈來愈壞了，」——當回憶夏天爲他們補課的困難時，我這樣想了一想。

可是，他們同自己的鄰座却興高彩烈地談論着我的一些什麼，用表情和手勢多過於語言。

「現在應該有秩序了，」聶達票庚贊許地低聲說，好像他從來就是關心着搞好

秩序似的。

但在現在，不管我怎樣地請求和要求肅靜下來，全體孩子們對於更換了一個教師——班主任，恰像在萬花鏡中一樣，無論如何都不能聚精會神起來，同時高聲地討論着發生的事情。不知是那一個躲在壁爐的後面，在用橡皮筋彈射，一些緊捲着的紙片落在教師課桌的旁邊。

我儘量想多給孩子們一些書寫工作，而他們則千方百計地推諉：有一些對我說，他們沒有筆，另一些又說，照課程表不應當是俄文課，所以沒有帶課本來，第三部份則說沒有練習簿，於是仍舊繼續胡調着。

「誰是你們的班長？」我中斷了功課問道。
誰也沒有作聲。

「我們有的祇是淘氣鬼，」聶達票庚俏皮地說。
班中大多數的學生都一起報以哈哈的大笑。

「戈畢羅夫，你是班長！」坐在前排課桌椅上的一個藍色眼睛的孩子紅着臉，結結巴巴地說。（後來我知道，他是羅伯爾特·弼里赫。）

在他後面站起一個圓臉的結實大個子，長着一雙溫存的聰明眼睛，他恭敬地解

釋說、

「去年我是班長，今年還沒有選過。」

「現在我們選丘爾尼劬夫，」聶達票庚在自己隣座的頑皮笑聲中提議說。

「現在不改選，戈畢羅夫，你還是班長。幫助我搞好秩序，」我對他說。

他非常率直地表示驚奇：

「既然不服從你，難道他們會聽我的話嗎？」

「不要頂嘴，」我緩和地對這個孩子不表示同意，「作爲一個班長，你自己就應做出守紀律的榜樣。」然後我把眼光轉到教室的左角去，以嚴肅的聲調問道：

「誰在壁爐後面彈橡皮筋？」

戈畢羅夫的臉顯出發愁的樣子。他對誰都不理睬，但還是以懇請的語氣說：

「安東諾夫，不要彈了。同學們，不要吵！誰都不願意這樣同我們上課的。」

教室中稍稍地靜了一些，我勉強地把功課講完。

在教員休息室中，同事們一見到我便高興地開起玩笑來：

「你們看一看，他怎樣的一副苦相，」班主任小組長波琳娜·米海依洛夫娜·

基爾耶諾娃於低聲微笑之後叫了出來，她的豐滿的臉孔熱得發紅。「這不是去年你